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及新时代启示

赵津津

(福建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要重建物质变换的生态秩序,维持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以生产者的联合、城乡融合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来实现。新时代中国要立足当下,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中获得启迪,为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社会主义制度根基;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打通城乡地域的物质循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物质变换;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784(2023)01-0001-06

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消除工农业、城乡和脑体三大差别的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部著作中不断充实着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城乡关系思想,在批判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及其环境问题、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城乡融合和优美环境中体现出城乡生态关系观,为新时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并进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的形成

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生态关系观。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对立、阶级矛盾和环境问题,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强烈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天才设想。

15世纪前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就孕育了罪恶和灾难。英国圈地运动使广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村庄、农舍和土地,加剧

了城乡分离对立状态和社会不平等程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1],其农作方式“正处于与大自然的意图背道而驰的状况中”^[2],严重破坏了乡村和城镇的生态环境;资本家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私有财产,在政治上掌握了巨大权力,制造了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劳动阶级“在对健康和人的正常享受最不相宜的条件下”长时间劳作^[3],巴黎等工业城市一些街区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极差,“儿童死亡率比在合乎卫生的乡村地区高8倍之多”^[2]。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是世界的罪恶的渊藪”^[4],是“经济不平等、劳动群众受苦和犯罪的原因”^[3],是引起城乡对立和环境问题、阶级冲突和贫富分化的祸根。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了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成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最初构想。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闵采尔的“千年天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是摩莱里“符合自然法则的理性社会”、傅立叶的“和谐制度”、魏特林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任何人不占有财产,就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不存在阶级对立,没有人拥有政

收稿日期:2022-08-17

资助项目:2020年福建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XRCZX2020029);2020年度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JSZM2020023);202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1B002)

作者简介:赵津津,女,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治特权,就实现了人人平等和自由,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未来理想社会消灭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未来的城乡共同体对自然环境是友好的。在莫尔看来,乌托邦人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方式能使天然瘠土有所改良^[1],城乡住所轮换制使农户既亲近了农庄村舍、乡野风光,又免于长期艰苦劳作,城市设计亲近山水花园,便于人们体验自然生态之美。傅立叶称之为“法郎吉”的基层协作组织,消灭了旧式社会分工,促进了工农结合,社会成员可根据能力和兴趣自由选择从事生产劳动,或从事艺术和科学,或参加管理工作。欧文构想的“农业新村”是一个城乡和谐的理想社区,它综合了城市和农村的优点^[3],既具备现代城市的工业化基础,又拥有农村的自然风光,使人们平等享有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吸纳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城乡分离、生态环境破坏的批判,对公共卫生问题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批判;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批判;对未来城乡共同体的环境状况展开美好想象等。此类观点大大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关系、生态环境和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关注,思考其背后的制度成因,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城乡融合、生态良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以及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

但是,基于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也包含许多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内容,使它停留在“空想”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内在精神,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性剖析和现实性超越。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将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看成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致力于从理论上推演社会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城乡关系和环境变化也应当放到整个历史生成的视野中去分析其必然趋势,从而克服空想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的虚幻性质。作为人类社会

的基本关系,“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5],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处于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城市虽然表现出有别于乡村的经济政治功能,但依然“浸润于乡村关系之中”,“整个社会还处于‘乡村关系’的主导之下”^[6]。现代历史打破了城市乡村化的格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发展,尤其机器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乡村逐步城市化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5],造成城乡力量的对比悬殊,城乡对立日益加剧,这一过程又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能消灭城乡差别,修复城乡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是否合乎人类理性作为判断社会善恶与否的原则和标准,而这个符合人类理性的绝对真理需要靠天才人物去发现,他们对依靠资产阶级改良社会心存幻想,把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愿望建立在道德说教基础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经济根源,剩余价值学说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威胁着无产阶级生存境况和生命健康,揭示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是城乡物质变换断裂的制度根源,无产阶级在阶级对立中日益成长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这就将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实现途径的想象从观念拉回到现实。

第三,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头脑中构想出未来的理想社会,这种建立在直觉判断和主观想象基础上的新社会方案注定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生态展望有了现实根基,他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扬弃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使人能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从而协调好城乡物质变换关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的基本内容

(一)何谓“物质变换”?

“物质变换”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的核心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物质变换”主要包含两层意涵:一是自然界内部的物质循环。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包括无机界的物质变换,比如,自然的物质变换会使机器受到破坏而解

体,使铁生锈、木头腐朽,而土地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也需要物质变换;此外,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还包括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的,“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7],是生命有机体在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中维持自身运转的过程。二是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城乡生态问题上立论的重要依据。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劳动作为媒介的参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劳动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把自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自然界只有在人类劳动中,在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及归还养料的过程中,才能以新的形式延续其存在和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导致物质变换的断裂,使人与自然相对立。

由此可见,“物质变换”既是有关生态环境的自然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集中在对物质变换断裂的分析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能够较完整地折射出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变换断裂是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突出表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制度根源在于以土地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 资本主义城乡物质变换断裂的主要表现。

第一,农村耕地地力衰竭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为重要特征,确立了现代城市的主导地位,推动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汇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城市所需物资尤其农产品要靠乡村来供应,远距离贸易所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直接后果在于:一方面,大量农产品在城市消费后,“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农村耕地中流失的营养元素长期得不到代偿,导致耕地土质持续退化,生态

系统受破坏,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被消费掉的衣食以排泄物的方式直接排放到河海里,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乌培河从工厂林立的爱北斐特和巴门匆匆流过,棉纺厂和漂染厂废水直排、烟雾弥漫,使河流泛着浑浊的波浪,夹着难闻的气息,给人们带来健康隐患。第二,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环境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分工的发展促成城市和乡村两大地域的分离,把人们划分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两大群体,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利益根本对立的阵营,不仅带来物质利益的贫富分化,还造成环境利益分配失衡,“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8],这是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表现,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大量人口流入使城市住房压力上升,无产者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肮脏的杂乱的居住环境和富人们的华丽大厦形成鲜明对比,无家可归者不在少数。“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9],在低矮狭小的场所工作,吸进煤烟和灰尘,饮用被污染的水,疾病流行,极高的死亡率,成了工人们的生活写照,城市工人聚居地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

2. 资本主义城乡物质变换断裂的原因分析。

第一,城乡对立直接引起自然与社会物质变换的断裂,生态危机显露无疑。“‘自然力的征服’伴随着自然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视之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之中”^[9],它不仅降低农村耕地质量,也深刻影响城市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10],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对人力、地域需求旺盛,资本家转而向农村开疆拓土,“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7],不断扩张的、膨胀的城市压缩了农村生长空间,农业用地规模减少,自然生态环境退化。第二,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城乡物质变换断裂的制度根源。一方面,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取代封建土地私有制,摧毁了小农经济的基础,土地日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使“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11],大量农民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受雇于资本家,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引起人口在城市和乡村

再分布,以及城乡力量长消变化,城乡物质变换的互为依存关系被破坏,“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12]。另一方面,以土地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随着旧式简单协作和手工业者小规模经营被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取代,资本主义大农业和大工业携手并进,完成了“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8]——资本主义农业规模化运作,使大量农民被排挤成为工业劳动力的后备资源,工业生产要素渗透到农业经营层面,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刺激农业化学发展,但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8],尽管农业生产的技术性提升短期内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但从长远来看,会因为土地被过度利用而不可避免地趋向贫瘠。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1. 维持土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任何个人、社会和民族,“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12]。未来社会解决人类与土地矛盾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扬弃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土地是“人类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12],理应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应当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制度根源,“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5],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二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不再为攫取利润而形成对土地的疯狂掠夺,人们自觉改良土地,恢复土地肥力,为世代公平享受优质土地资源及其生态福利做贡献。

2. 正确处理物质变换关系。资本主义本身无法消灭城乡对立的制度根基,也不可能处理好城乡生态问题,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为了避免物质变换断裂成为异己力量统治人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应当有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生活排泄物经分解处理作为养料反哺给自然,形成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良性互动过程,实

现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这一良性互动过程又是以城乡融合为基础的,在马克思设想的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未来社会中,城市工业适当向农村转移,中心城市人口分流至中小规模城市和乡村地带,以避免城乡对立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9],“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7]。因此,只有在未来社会实现城乡融合,工业和农业相结合,城市和乡村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调节和修复才成为可能,最终实现自然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对新时代中国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为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启迪。当前,中国人民在奋斗新时代、奋进“十四五”的征程中,开启了建设美丽城乡、共建绿色家园的逐梦之旅,要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满足于到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地找答案,而是将理论切入新时代中国的生态实践,构建城乡生态新秩序。

(一)为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社会主义制度根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了城乡对立、促进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美好的生态环境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在新时代中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前提,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根本方向,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成员行使自然资源 and 土地资源所有权,由此获得的利益归人民群众共同享有。

第一,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建立城乡一体的自然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制度。空气、水和阳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要素归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任何人不得任意占有和支配,这是避免“公地悲剧”、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生态环境权益的制度前提。要破解生态环境难题,必须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健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由自然生态监管机

构统一行使职责,加快对自然资源的确权和估值定价,“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13],让生态要素按照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在城乡之间流动起来,实现价值转化,构建城乡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14];完善分配制度,提高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比例,增加农民生态环境资源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巩固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从而更符合整体性共同富裕的目标,让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以保护绿水青山为出发点实现“绿富”共赢。

第二,坚持土地的公有性质,探索土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推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为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论证土地国有的优越性,即既有助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又能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生产,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节约地力消耗^[15]。这一未来构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较好的实践,我国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公有制提高了土地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形成人人共有、共享、共护土地的局面。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还处在调整期,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能有效盘活,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这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首先,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有,因土地生态价值获得的生态补偿款可用于改善土地生态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增强村集体的土地保护共识。其次,以维护承包户权益为前提,鼓励农户通过转让、入股、合作、租赁等方式向专业大户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开发利用,推动城乡土地的统筹规划、有效利用、合理开发和有序管理。最后,“三权分置”使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更加明晰,农民愿意主动退出闲置土地,增加财产性收入;闲置土地由村集体收回,并进行复垦复耕复绿,有利于整合土地资源,修复土地生态环境;土地经营权人为获得丰厚经济收益,注重提升经营地空间的舒适度和宜居性,客观上有利于农村土地生态增益,激励多元主体协同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强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

(二)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打通城乡地域的物质循环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将得以修复,自然和人类将获得解放。在中国,以往深受城乡二元体制和行政区划影响,各区域政府往往从本辖区利益出发,或是在发展经济时带来环境负外部性问题,或是守住辖区生态系统分而治之,违背了城乡生态共同体原则,如今,城乡生态协同发展理念逐步确立,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弱、城乡人均综合生态效益的空间不均衡等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深化对城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识,无论城市或乡村,都不可孤立地治理生态环境,应当从二者的协同关系上审视城市和农村生态环境对彼此的价值。各区域政府必须按照系统工程思路,制定城乡生态共同体发展战略,统一调度各类资源,统一规划城乡空间,构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方位、全地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6],“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18]。由于山林、空气、水土和植被等自然资源的共有性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跨界性,城乡地域存在难以割裂的生态联系,应当从各自比较优势出发,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环境、空间等方面的共通、兼容和互补。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优势,为城市提供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洁净的土壤和安全的食品,提高乡村生态产品生产和生态服务供给的能力,为缓解城市环境压力、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给乡村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撑,帮助乡村建设适于生态要求的沼气工程、有机化肥厂、农业废弃物处理厂等,打造城乡连体的生态农业和生物质能源循环链条。城市有机废弃物可转化为肥料进入乡村田间土地^[19],乡村农林废弃物可作为城市生物质原料的重要来源,促进城市用能低碳化。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也

客观看待资本主义科技进步在沟通城市与农村、促进工业与农业的物质循环方面的积极贡献,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然要积累这一积极因素消除城乡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的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城乡地域依然存在非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与自然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7]这一论断是对传统现代化的反拨和超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结合新时代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性定位。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排斥现代化,而是与现代化同步、与高质量发展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0]“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3]。我们要树立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重塑城乡地域之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筑牢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基础,增强为人民提供优美生态环境的能力。

“十四五”时期,我们还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突出难题,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到诸多限制,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城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充分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7],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绿色化”转型,注重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城市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齐抓共管,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规划水平和运行效率,推广城乡绿色低碳建筑^[21],构建城乡协同的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城乡生态服务逐步均等化,挖掘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潜能^[22],尤其注重提升乡村绿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

参考文献:

- [1]莫尔. 乌托邦[M]. 戴镛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傅立叶. 傅立叶选集:第1卷[M]. 赵俊欣,吴模信,徐知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欧文. 欧文选集:第1卷[M]. 柯象峰,何光来,秦果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4]摩莱里. 自然法典[M]. 黄建华,姜亚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武廷海,张能,徐斌. 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7]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肖峰,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10]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
- [14]王腾. 理性选择视阈下我国城乡生态融合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构建[J]. 理论月刊,2021(8):114-122.
- [1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钟裕民.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2020(9):23-28.
- [17]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8]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9]刘玉邦,睦海霞. 绿色发展视域下我国城乡生态融合共生研究[J]. 农村经济,2020(8):19-27.
- [20]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6-30) [2022-08-15].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jw/202207/20220713_767161.html.
- [22]翟坤周,侯守杰.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框架、意蕴及推进方案[J]. 改革,2020(11):53-68.

(编辑:陈越)